

第一辑

在风光里想她

我 俩

深秋的红叶
隆冬的雪花
初春的绿草
还有那，太漫长的
一个夏
一年了，一年了
就这么匆匆而过
唉，我俩
唉，我俩

一年来的苦辣酸甜
一年来的牵牵挂挂
凡是您赐给我的
我全咽下
我全咽下
哪怕是针

哪怕是沙

一年来的喜怒哀乐
一年来的风吹雨打
任谁个也赶不走心中的她
犯了一年的傻
犯了一年的傻
唉，我俩
唉，我俩

一年来的是是非非
一年来的阴错阳差
忘不掉梦中高雅的她
还有那黄灯下的苦涩的咖啡
和咖啡旁那会说话的发
唉，我俩
唉，我俩
太阳转了一周后
又是天高、气爽、金风飒
除了真情与眼泪
我不能送别的玷污了她！

美丽的梦幻

莽原上呼啸着的列车
每日无数次地从我的心头轧过
我历来厌倦列车
但列车上有个你
我便老是想着那趟列车
那趟黑黑的、叫着的、颤动着的列车

身旁的你
是一尊神
是一个美梦
是从天蓝色的湖底挖出来的恒星
是猜不透的谜语
是读不懂的朦胧诗

你是那么的大
一个头的特写

是整个江南的春绿
你又是那么的小
躺在我的笔尖上静静地安睡

你是虚的
仿佛北国初冬的大雾
看上去 海一般无边无际
伸出手 却捧不着一丝一缕

你索性是不存在的
宛如来去无踪的天仙
经年累月地不见你的出现
哪怕是绿了春塘
黄了麦田
红了秋叶
等白了冬天

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而梦中的你
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幻
每当我在人群里搜索尽
最后一张陌生的脸

才知道梦幻永远是青烟

“忘掉她吧！”

我对天起誓过无数遍

可你却像一只天大的杯子

把我接触到的一切

统统收容在里边

梦幻 书包 纷飞的雪片

彷徨 惆怅 望穿的双眼

由于总不能挥去对你的思念

我只能选择铤而走险

抬起战栗的手掌

轻叩你吉凶未卜的神殿

我冒汗的双腿

在刺骨的寒风中震颤

而发昏的头脑

却在猜度着门内的你

是火热的盛夏

是冰封的严寒

还是不冷不热的金色的秋天

假 如

假如，我不是坐那趟车
而是早一点或晚一点的

假如，就坐那趟车，与我同行的
不是似曾相识的你
而是随便一个什么人

假如，我俩都闭上困乏的眼
不做惬意的交谈

假如，交谈时，你不写下你的住址
和你美丽的名字

假如，下车后的第二天
我不去找你
你也未邀我共赏西山红叶

天！我怎么会
梦里、梦外
追逐你的影子！

初 恋

想见，偏躲着不见
想留，偏急着要走
口里，嚷嚷着分手，分手
心里，默算着再会的日子
如果说，恋爱
是另一种痛苦
那么，初恋
便是这痛苦的开头

我俩（二）

我俩并肩走在街上
看到一对对的情人，亲昵异常
我俩的羞涩互不相望
默默地数着斑驳的月光

我俩携手步在桥上
桥下的嫩绿淙淙流淌
河岸边缥缈着朦胧的遐想
树梢上凝一轮金黄的惆怅

我俩相会在七色的梦里
再没有黑夜与别离
梦外的一切，悄然而逝
天际间飘满了你我的故事

摘下你数过的星星

亲爱的

你可曾听到我低低地将你呼唤

你那润滑如玉的容颜

永恒地悬挂在我的面前

你那款款而行的步态

优雅地蹀躞在我的心里

但你冰山一样的冷漠

丝毫也未曾改变呀

即使我写下海洋般的诗篇

也不曾触动

你一丝的情弦

我在飘忽不定的虚幻里

捕捉你的每一个瞬间

我在编织着另一个你了

我在梦幻着另一个你了

我在塑建着洁白的少女神了
痴情的我呀
害怕现实把梦幻赶得太远
我甚至连真实的你
都不敢放在梦中的你的面前

猜测与焦灼的鞭影
自卑与羞怯的纤绳
竟化作飞天的彩虹
彩虹上驮起我
虚弱的瘦影

你低垂的乌发
是光滑的黑色的梦
静静地 我在梦中
升起一片粉红
我写下的每一行诗句
都是我紫色的灵魂
在为你剧烈地跳动

悄悄地
我一缕一缕地收起

你披过的秋风
悄悄地
我一段一段地收拢
你行下的路程
悄悄地
我一枚一枚地摘下
你数过的星星

你飘飞的音符
我融入滴血的黎明
但愿在黎明的温柔里
你再听不到
昨夜的风声

到处都是你

到处都是你啊

到处都是你

我去上课

讲台上有你

我去自习

书本里有你

我听音乐

磁带里有你

我背外语

单词里有你

到处都是你啊

到处都是你

我沉入河底

河底上有你

我走进森林

树梢上有你
我放开歌喉
歌唱里有你
到处都是你啊
到处都是你

我要把你赶走
挥起手来
手梢上有你
我用手捂着眼睛
指缝里有你
我索性把眼睛闭上
可眼珠里有你
我旋转着身子
想甩掉你
可旋转里有你
到处都是你啊
到处都是你

我用酒将自己灌醉
酒精里有你
我喷云吐雾地抽起香烟

烟圈里有你
我不停地默诵着自然数列
可每个数字都是你
我认输了
气喘吁吁地倒在床上
不想天花板上还是你
到处都是你啊
到处都是你

太阳是你
星星是你
小河是你
露珠是你
我的影子是你
我便是你
虽然我不曾告诉你
但我早已深深地爱上了你！